

北京金泽太和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特别推荐

石钟山影视文学工作室隆重推出

天下父母

长篇原创小说

石钟山◎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 EAST LEX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245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W YORK, NY 10017-245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IANXIA

FUMU

天下父母

石钟山■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父母/石钟山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252-017-2

I.天…II石…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0182号

天下父母

作 者：石钟山

运营统筹：鲍立衔

责任编辑：刘 泰 海 涛 史 宁

特邀编辑：任 斯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邮 编：100083

电 话：010-82885151

印 刷：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170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08年9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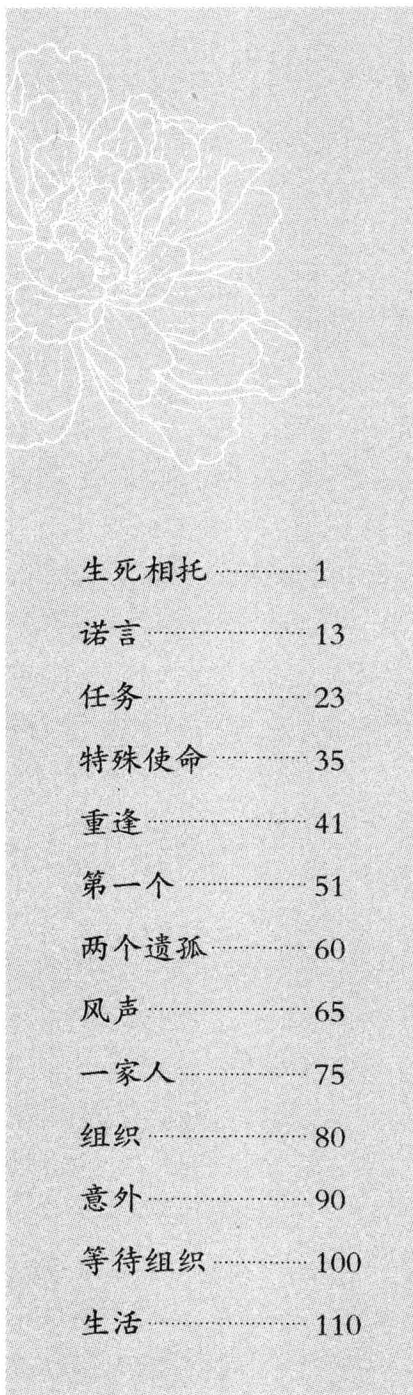
印 次：200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52-017-2/Z · 518

定 价：22.00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生死相托	1	投降	114
诺言	13	舍身成仁	120
任务	23	盼和	140
特殊使命	35	解放	152
重逢	41	参军	160
第一个	51	关于小菊	166
两个遗孤	60	朝鲜	169
风声	65	噩耗	182
一家人	75	朝鲜	192
组织	80	相见	194
意外	90	送子参军	199
等待组织	100	没有尾声	203
生活	110		

生死相托

县大队和鬼子在刘家坎打了一场遭遇战，县大队就又有三个战士牺牲了。他们死之前没有留下一句话。他们正全神贯注地向鬼子射击，便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身子一颤，腿一软，就卧在那里，不动了。任凭别人千呼万唤，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排长杨铁汉的这个排，在这次的战斗中牺牲了两个战友，魏大河那个排牺牲了一个。县大队撤出战斗后，跑到了一个山坳里，鬼子最初在后面追了一阵，打了一阵排子枪，也发射了几发炮弹。炮弹在县大队有形有序的队列中炸了，县大队和鬼子交了几次手后，就领教了鬼子迫击炮的规律——炮弹飞来的时候是带着啸音的，这就给县大队留下了躲炮的时间，该跑的跑，该卧的卧。总之，鬼子慌慌张张丢下的炮弹，没能给县大队带来什么损失，倒似乎像是鬼子和县大队开了一个玩笑。

那三个牺牲的战士的遗体被埋在了山坳里。三簇很新的坟，惊心动魄地矗立在那里。肖大队长和刘政委组织全大队的士兵，在三个战友的坟前立住了。

肖大队长哽着声音说：让我们向战友告别吧。

说完，率先举起了手，向三簇新坟敬礼。所有的人也都举起了手，几十只扬起的手臂，像一只只飞起来的鸟。

向牺牲的战友告别，按惯例是应该弄出些声势的，比如冲天空鸣枪，用雷鸣般的枪声送战友走上一程，以示活着的人会永远缅怀死去的英灵。而此时，县大队弹药奇缺，弹药大多是从鬼子和伪军那里缴来的，向战友告别、鸣枪的规矩也就取消了，只剩下行军礼，寥落却悲壮，但也算是个仪式。和鬼子三天两头地短兵相接，难免会有牺牲，今天向这个战友告别，明天又向那个战友告别，一战下来，谁也说不准会囫圇个儿地回来。

最后，刘政委就握着拳头，冲三座坟头说：王小二、张远志、赵长林同志，你们安息吧。等把小日本赶走了，我们再给你们立碑。

刘政委是含着眼泪说完这一番话的，政委是从延安派来的，觉悟高，人也有文化。脸上戴着的眼镜几天前就被鬼子的炮弹给震裂了，镜片上纷乱地延伸着纵横交错的裂纹，刘政委看人时的目光就有些四分五裂。

县大队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听了刘政委的话，心里一阵发空，无着无落的样子。战士们三天两头地向牺牲的战友告别，今天向别人告别，说不定哪天就是向自己告别了。心里有些麻木，但抗日的烈火仍在心头烧着。

后来，队伍就散了。县大队的状态就是打游击，到处都是家，却又都不是家。那天晚上，县大队就在那个立有三座坟头的山坳里歇了。

王小二和张远志都是杨铁汉这个排的战士，赵长林是魏大河那个排的。杨铁汉清晰地记得，王小二是三个月前刚入伍的新战士，才满十七岁，很腼腆的一个孩子，说话还会脸红。张远志也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十天前刚刚当上班长。平时很少说话，没事就自己卷烟吸，深一口、浅一口的。身为一名老兵，作战经验也算丰富了，但他仍没有躲开鬼子的流弹。张远志中弹的时候，就在杨铁汉的身边，张张嘴想说什么，却说不出，眼睛大大地盯着杨铁汉。杨铁汉就大叫了起来：张班长，张班长，有啥话你就说吧。

张远志仍没能把最后想说的话说出来，胸前被子弹射穿的洞，正汨汨地涌着血水，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塌塌地倒在了杨铁汉的身边，一双眼睛仍不甘心地望向杨铁汉。杨铁汉伸出手，在张远志的脸上抹了好几把，都没有使他的眼睛闭上。张远志是睁着眼睛走的。

此时，杨铁汉坐在张远志的坟前，仿佛张远志仍大睁着眼睛望向他，他的脊背就一阵冰凉。

杨铁汉卷了支烟，卷好，递一支给身旁的魏大河，又给自己也卷了一支，两支烟头就在暗夜里一明一灭的。

杨铁汉发冷似的说：张班长走的时候是有话要说的，可他没有说出来。

魏大河干咳了一声，就想到了自己的战士赵长林。赵长林就牺牲在他的怀里，赵长林被子弹击中了肚子。赵长林断断续续地说：排长啊，我一点劲儿也没有了。他还说：排长，我家里有爹，还有娘哩。

魏大河当时就带着哭腔说：长林，相信政府，政府会照顾他们的。等把小鬼子打跑了，他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赵长林听了，冲魏大河挤出一丝笑，头一歪，就再也不能动弹了。

魏大河听了杨铁汉的话，闷着声音说：人离开这个世界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亲人。

魏大河说到这儿，就想到了县城里的亲人，老婆李彩凤刚给他生了个儿子，日本人就占领了县城。为了儿子能过上好日子，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县大队。一想起老婆和孩子，他的心里就有些发紧。

天这时已经暗了，县大队开始了埋锅造饭，一簇簇火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每一次战斗后，都会有战友牺牲或受伤，县大队的情绪就很是压抑。肖大队长和刘政委就一趟趟地跑到中队或排里，做战士们的工作。工作的重点无非就是给战士们加油、鼓劲。肖大队长和刘政委豪迈地讲着，战士们听着，却仍掩饰不住悲凉的情绪。他们一遍遍地抬起头，望向坡上那三座新立起的坟头。

此时，杨铁汉和魏大河仍在坟前坐着。他们不停地吸烟，烟头在黑暗中不停地明明灭灭着。杨铁汉和魏大河是一起参加县大队的，在参加县大队之前，两人并不认识。魏大河住在城里，开了间杂货铺，卖一些针头线脑和烟酒糖茶，后来就娶了老婆李彩凤。李彩凤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从东北逃荒过来的。逃过山海关时还是爹娘和哥一大家子，到了天津后，一家人就走散了，李彩凤一路找着爹娘就流落到了魏大河所在的县城。李彩凤那年刚满十八岁，一路上的饥寒交迫，再加上连惊带吓，当她走到魏大河家的杂货铺前，人就晕倒了。魏大河救了李彩凤，并收留了她。当时从东北逃荒出来的孤儿寡母不计其数，散落在冀中、冀北的城市和乡村，有的被好心人收留，有的另起炉灶过起了生活。

魏大河娶了李彩凤后，很快就有了儿子抗生。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高潮，魏大河便给刚出生的儿子，起了抗生这个名字。

可惜好景不长，日本人从关外长驱直入，侵占了华北，这座县城里便来了日本人。县大队一成立，魏大河就报名参加了。

杨铁汉一直生活在乡下，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日本人没来前，杨铁汉和父母种着几亩地，日子虽不富裕，倒也能过得下去。日本人来了不久，就来了一次秋季大扫荡，眼见着成熟的庄稼就被日本人给扫荡走了。剩下带不走的粮食，也让日本人放火烧了，日本人的策略是，即便是自己拿不走，也决不留给城外的八路军。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抢走了自己的命根子。

这时候的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他们明白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把小日本给赶出去。而想赶走日本人，就得参加县大队，他们都知道，县大队是真心打鬼子的一群人，他们的大号就叫做八路军，是从延安来的队伍。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伙革命的队伍扎在延安，那是一伙穷人的队伍。

这伙穷人的队伍最后就变成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合作，一起抗日。

抗来抗去的，人们发现只有八路军县大队才是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百姓们要过上国泰民安的日子，就得起来抗日，把鬼子们从中国赶出去。

杨铁汉参加县大队，一晃就是三年多。他和魏大河一起经历了日本人的春季、秋季大扫荡，打过阻击战，也袭击过鬼子的炮楼，大小仗也打了无数次。他们已经被历练成了真正的战士，后来又先后当上了排长。

两个人在战斗中也结下了生死情谊。在一次执行端掉鬼子炮楼的任务时，杨铁汉和魏大河被分在了一个小队里。任务的分工是杨铁汉去炸炮楼，魏大河负责掩护。魏大河当时用的是一挺轻机枪，是不久前从鬼子手里缴获来的，也算是县大队唯一的重武器了，只有在执行重大任务时，肖大队长才将这挺轻机枪派上用场。端鬼子的炮楼自然是重大任务，正是这座炮楼切断了八路军的联络通道，交通员几次通过时都被鬼子发现后乱枪射死，给八路军的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

上级终于决定，命令县大队要不惜一切代价，端掉鬼子的炮楼。最初的几次行动都没有成功，鬼子似乎也意识到了这座炮楼的重要性，派了一个小队的鬼子兵加强了驻守。为了攻打这座炮楼，县大队的好几个战士都牺牲了。肖大队长也急红了眼，他带着县大队的人员绕着炮楼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下手的好办法。

炮楼的眼前就是一片开阔地，白天想接近炮楼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兔子在炮楼下蹿过，上面的鬼子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白天是这样，晚上也不例外，鬼子在炮楼上架了两只探照灯，交替地在地面上扫来扫去。

县大队没有大炮，就只能够智取了。那一天，鬼子和几个伪军的嘴巴有些忍不住，想打秋风了，就找来了伪保长，让他在两天之内送三只羊过去。龟缩在炮楼里的鬼子，三天两头地就从炮楼里溜出来，跟各村的伪保长要这要那。鬼子说一不二，村里的伪保长也不敢不给，若不及时送去，鬼子就会出来杀人放火，弄得一村子的人不得安宁。

这件事就让县大队给知道了，端掉鬼子炮楼的点子也就有了。

那一次，肖大队长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杨铁汉和魏大河。两个人都是老兵了，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们的头上。

杨铁汉扮成村里的百姓，负责给炮楼里的鬼子送羊。炸药就背在他的身上，那是初冬季节，他在背着炸药的身上又穿了件老羊皮袄。羊他只赶了两只，另外一只村子里实在凑不齐了。魏大河则负责掩护和接应杨铁汉。

肖大队长对这次的任务很重视，特地把县大队唯一的轻机枪让魏大河带上了。肖大队长把枪交给魏大河时，沉着脸说：大河，就是把命搭上，也不能扔下这挺枪啊！

魏大河知道，这挺机枪就是县大队的命根子。他接过机枪的一瞬，顿感心里和肩上都沉甸甸的。他清清嗓子，冲肖大队长说：大队长，放心吧，人在枪在。

结果，在那一次掩护杨铁汉的战斗中，魏大河还是把那挺轻机枪弄丢了。

为了缩小目标，县大队只派出了魏大河单枪匹马地掩护杨铁汉。

杨铁汉很顺利地走近了鬼子的炮楼。

炮楼上的伪军走下来，拖拽着把两只羊往炮楼里赶，炮楼里的鬼子也伸出脑袋，一脸兴奋地“哟西”“哟西”地喊着。

杨铁汉见机会来了，甩手就扯开了身上的羊皮袄，用羊皮袄裹着炸药包，点燃了引线，奋力扔进了炮楼。

鬼子和伪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裹着炸药的羊皮袄就飞进了炮楼里。等他们明白过来，大叫一声，冲着杨铁汉跑开的身影，连连射击。

魏大河应战的枪声也响了起来，子弹有声有色地射向了炮楼。鬼子还是有些忌惮的，

眼瞅着炮楼里的炸药还咝咝地冒着烟，心慌意乱的鬼子最终只射中

了杨铁汉的腿。

杨铁汉“哎哟”一声，就扑倒了。身后的炮楼也轰然一声，炸响了。

鬼子的炮楼比想象的要坚固许多，炮楼在爆炸声中，摇了摇，却没有倒下。

清醒过来的杨铁汉回望了一眼，就在心里骂道：日他娘。杨铁汉向前拼命爬去，他知道炮楼没倒，鬼子和伪军就会反扑过来。出于本能，他拼命地向前爬去，离炮楼远上一米，他就会安全一分。

果然，片刻过后，鬼子和伪军一边叫着，一边放着枪，从炮楼里冲了出来。

魏大河看到杨铁汉受伤，就一边向鬼子射击，一边冲他大喊：铁汉，快爬过来，快点呀！

如果魏大河机枪里的子弹充足，杨铁汉肯定能爬到安全地带，恰恰这时，魏大河射光了机枪里的子弹，机枪哑火了。趴在地上的鬼子和伪军“嗷嗷”叫着，站起身，追了上来。

魏大河扔下机枪向杨铁汉奔去。杨铁汉回头看一眼蜂拥而至的鬼子和伪军，冲奔过来的魏大河喊：大河，别管我，快抱着机枪撤。

魏大河没有听杨铁汉的喊叫，还是直奔过来，背起杨铁汉，没命地向前跑。子弹在他们身前身后飞跳着，发出扑扑噜噜的声音。

他们终于冲出了危险地带。鬼子并没有放心大胆地追过去，在炮楼里待惯了，一旦离开了炮楼，鬼子便感到不踏实。他们追了一气，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就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炮楼里。

魏大河把杨铁汉放到了地上，自己瘫坐在一边，张大嘴巴粗重地喘息着。直到这时，杨铁汉才想起那挺机枪，他挣扎着坐起来，喊了声：枪，枪呢？

魏大河伸手去摸，却并没有摸到枪，他“哎呀”一声大叫道：坏菜了，枪没带出来。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傻了似的坐在那里。

枪是不可能再回去找了，也许早就让鬼子收到了炮楼里。两个人张大嘴巴，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魏大河先反应过来，他背起杨铁汉，摇晃着向前走去。他们都知道，那挺机枪对县大队意味着什么，为缴获鬼子的这挺机枪，县大队有两个战士牺牲在那一次的战斗中。

后来，他们就遇到了接应他们的县大队。

这一次的任务完成得很失败，炮楼不但没有被炸掉，杨铁汉还负了伤，最重要的是，县大队的命根子还被弄丢了。

肖大队长红着眼睛，背着手，绕着魏大河转了好几圈。他忽然用拳头一下下地擂着自己的大腿，竟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在缺枪少弹的县大队，一挺机枪意味着什么，所有的人都是清楚的。

肖大队长蹲在地上，眼里含着泪，拍着自己的腿说：魏大河呀魏大河，为了这挺机枪，王小胖和夏天来都牺牲了，那是多么好的战友啊！难道你都忘了吗？

魏大河当然没有忘记，王小胖还是他们排的战士哩。执行任务的那天早晨，王小胖还反复跟他讲头天夜里自己做的一个梦，他梦见他娘给他烙糖饼吃了，王小胖说起这个梦的时候，还不停地吸溜着口水。王小胖才十七岁，当兵还不到半年，为了掩护部队后撤，和夏天来一起牺牲了。

想起王小胖，魏大河就哭了，他低着头，哽咽着说：大队长，我错了。当时只顾着救铁汉，就把枪给忘了。大队长，你处分我吧。

魏大河的处分结果是，他不再是排长了，而成了一名普通的战士。

当杨铁汉得知这一处分决定时，他拐着腿，一把抓住了魏大河的手：大河，你这都是为了我，是我对不住你啊。

魏大河冲杨铁汉笑笑：枪咱们还会有的，可你杨铁汉的命只有一条。

两个人用力地抓着手，泪眼蒙眬地望着，瞬间，两个战友的心一下

子贴得更近了。从那以后，两个人在县大队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不久，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魏大河单枪匹马深入到鬼子的驻地，奇迹般地夺回了一挺机枪。为此，魏大河立了功，将功折罪，他又当上了排长。

县大队的抗日斗争，让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变得传奇、生动了起来。

最初，人们参加县大队凭的就是一腔热血，想着把鬼子赶出去，就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有了太平日子，他们的生活也就有了奔头。可当他们参加了县大队后，才真切地意识到，抗日是一件持久的事。鬼子想长久地在中国驻扎下去，而抗日的力量则要彻底地把鬼子赶出中国，这就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了这种势不两立的矛盾，便有了生生死死的战斗。

杨铁汉和魏大河在县大队算得上是老兵了，无数次地出生入死，让他们对死有了新的认识——世上最莫测的生死莫过于战争了。一秒钟前，人还欢蹦乱跳的，转眼间，一个生命就烟消云散了。人的生命其实很轻，轻得能被一粒子弹瞬间击倒，就再也起不来了。

杨铁汉和魏大河也算得上是血性汉子，他们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如果怕死，当初也就不会参加县大队了。可每一次战斗结束，当危险又一次远离身边的时候，他们都感到了一阵阵的后怕，此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想到了自己的亲人。

每一次战斗下来，魏大河就会想起彩凤和儿子抗生。他入伍时，抗生才半岁，半岁的抗生已经会笑了，嘴里咿呀地吐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魏大河以前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这么小的生命，看着鲜活的孩子，就有一种潮乎乎的东西在心底里慢慢地弥漫开，堂堂的汉子就开始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战斗一停下来，魏大河就不可遏止地想起自己的儿子抗生和老婆彩凤，心里就飘飘忽忽，无着无落起来。他使劲地去摸自己的头，然后将身子摸了个遍，才能感受到自己还真实地活着，心里就涌起了一缕希望。这份希望让他的心又一点点地变得坚强起来。

杨铁汉又何尝不是这样。他的老家在山东，父亲闯关东时把一家人带了出来。全家人从山东出发，刚走到河北，哥哥就染上了痢疾了，上吐下泻，躺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后来，姐姐也不行了，她拉着母亲的手，气喘着冲全家人说：爹、娘，还有小弟，俺不想死，俺要活呀！想活的姐姐终于没有活下去，她又软又瘦的身子就硬在了母亲的怀里。饥荒让人们的心肠硬了起来，父亲抹一把泪，母亲也用衣角擦了擦哭红的双眼后，草草地把姐姐埋了，就又要去赶路了。那年的杨铁汉三岁，三岁的他坐在父亲的挑子上，冲着哥哥的坟头不停地哭喊着：俺要俺哥和俺姐——哥哥和姐姐却永远地躺在了逃荒的路上，他们再也不能追随爹娘了。

后来，一家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冀中的一个庄子里停下脚，在山坡上开了几亩薄地，算是落户了。

杨铁汉参军时，父母的年纪一年大似一年，他们明显地老了，老得地都种不动了，在地里干上一阵，就会无端地喘上半晌。二老有气无力地望着侍弄了大半辈子的土地，心有余却力不足，好在杨铁汉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成了父母唯一的帮手。父母立在田头，看着生龙活虎的杨铁汉，心里就生出了希望。父亲杨大山当初给儿子起“铁汉”这个名字时，就是希望他能像个男人似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顶天立地。

在杨铁汉没有参加县大队前，父母为杨铁汉下聘礼定了一门亲。是山前面一个庄子的姑娘，叫小菊，小菊比杨铁汉小一岁，是个孤儿，长得说不上漂亮，但能吃苦受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炕上地下早就是一把好手了。小菊姑娘的父母也是从山东闯关东出来的，走到冀中时遇到了杨铁汉一家，就停了下来。都是从山东出来的，人不亲土还亲呢！这些年，杨铁汉的父母和小菊一家密切地来往着，两家人在艰难的日子里，多少也算有些照应。

天有不测风云，先是小菊的父亲得了一场说不清的急病，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小菊父亲临死前，拉着杨大山把一对孤儿寡母托给了杨

家。从那以后，杨家就承担起了照顾小菊母女的重任。两家人相依为命苦挨着岁月，如果不发生什么变故，日子也会顺风顺水地过下去。可谁也不曾想到，小菊的母亲竟吃野菜中了毒，在炕上昏睡了几天之后，也撒手离开了。杨家责无旁贷地收养了小菊，但这种收养却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在小菊父母还活着时，两家老人也曾在私下里商量过孩子的前程，那就是两家人要结成亲家，亲上加亲。也只有这样，两家人的情意才能绵延下去。那一年小菊十七，杨铁汉十八岁，按理说，这个年纪的孩子早该是谈婚论嫁了，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小菊的母亲也去了，剩下孤女小菊一人，杨家理所当然地就把小菊接进了杨家。杨大山一家为不亏待小菊，还是比较正式地下了聘礼，算是定亲了。然后，小菊就进了杨家大门。那是一个夏天。

按照杨大山的计划，等秋天一过，收了地里的庄稼，年根儿前就把两个孩子的事给办了。没想到的是鬼子来了，杨大山的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了。

后来，就来了县大队，杨大山没有多么高的觉悟，他只知道，不把日本人从这个地面上赶出去，老百姓就休想过上好日子。他举双手赞成让杨铁汉参加了县大队。杨大山年青的时候，也算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曾赤手空拳地打死过野猪。

如果杨铁汉不是参加县大队，他早就和小菊圆房了，说不定孩子都会满地跑了。也正是因为鬼子的到来，一切都变了模样。

离开家的杨铁汉最记挂的还是自己的父母，当然，他也会想起小菊。想到父母有着小菊的照料，他不安心的心就稍安了一些。

那天晚上，杨铁汉和魏大河坐在战友的坟前，就想到了许多和生死有关的问题。

魏大河哑着嗓子说：铁汉，死俺不怕，就怕俺死了，那娘俩就没人照顾了。

杨铁汉也说：那是，死有啥怕的。人早晚得有一死，俺也不放心俺

爹娘。

魏大河在黑暗中就伸过手，捉住了杨铁汉的手。杨铁汉发现魏大河的手湿乎乎的，还有些热，他的手就抖了一下。

铁汉，咱们是生死兄弟，要是俺也牺牲了，你就帮俺照顾他们娘儿俩，行不？

杨铁汉的手不抖了，他用力地回握住魏大河的手：大河，你救过我，这命是你给的，说那些客气话干啥？以后要是你不在了，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

两个人的手就紧紧地握住了。魏大河在黑暗中已经潮湿了双眼，他也真心实意地说：铁汉，万一你牺牲了，你的爹娘也就是我的爹娘。

两人说到动情处，双双跪了下来，把自己的后事郑重地托付给对方。

回到营地后，两个人又找来纸条，分别写下了亲人的姓名和地址。就在交换纸条的瞬间，他们才意识到手里的纸条变得很重，重得似乎没有力气把它托住。然后，他们又寻到空的子弹壳，将纸条小心地塞进去，放在贴身的衣服里。做完这一切时，两个人才感到一身轻松。

他们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魏大河拍打着杨铁汉的后背，亮着嗓门说：铁汉，好兄弟，这回我就放心了。

杨铁汉拥抱魏大河时就用了些力气，他猛力地点点头，忽然就哽了声音：大河，俺爹娘以后也算有依靠了。

两个人再抬起头时，一轮硕大的圆月正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像在倾听他们的对话。

杨铁汉慢慢收回目光，表情凝重地盯视着魏大河说：大河兄弟，天上的月亮可以为咱俩作证。

魏大河又一次仰起了头，冲着那轮明月道：月亮作证，男人的话，就是铁板钉钉的事。

说完，两个人都流下了泪水。